

第 61 回

东窗下夫妻设计

风波亭父子归神

诗曰：

秦桧无端害岳侯，故令宋祚一时休。

至今地狱遭枷锁，万劫千回不出头。

话说宋高宗皇帝，一日，忽然扮做客商模样，叫秦桧改装作伴，往临安城内私行闲耍。秦桧只得也扮做个伴当。私行出了朝门，各处走了一会，偶然来至龙吟庵门首，只见围着许多人在那里不知做什么。高宗同看秦桧挨进人丛里去一看，却是一个拆字先生，招牌上写着“成都谢润夫触机测字”，撑着帐篷，摆张桌子，正在那里替人拆字。

高宗站在桌边，看他拆字一回，觉得有文有理，遂上前坐下道：“先生也与我拆个字。”谢石道：“请书一字来。”高宗随手就写了一个“春”字，递与谢石。谢石道：“好个‘春’字！常言道：‘春为一岁首。’足下决非常人。况万物皆春，包藏四时八节。请访问尊官所问何事？”高宗道：“终身好否？”谢石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大富大贵，总不可言。但有一言：‘秦’头太重，压‘日’无光，若有姓秦的人，切不可相与他，恐害在他手内！牢记，牢记！”高宗伸手向身边摸出一块银子，谢了先生，拱手立起，悄悄对秦桧道：“贤卿也试拆一字。”秦

桧无奈，随手写了一个“幽”字，递与谢石。谢石道：“这位尊官所问何事？秦桧道：“也是终身。”谢石道：“‘幽’字虽有泰山之安，但中间两个‘丝’字缠住，只叫做，‘双龙锁骨，尸体无存。’目下虽好，恐后来年老齿坏，遇硬则衰，须要早退方好。”秦桧道：“领教了。”也送了些谢金，同着高宗去了。

当时内中有认得的，说：“你这先生字虽断得好，只是拆出祸来了！方才那头一个正是当今天子，第二个便是秦丞相。你讲出这些言语，怎得就饶恕了你？”又有一人道：“我们走开了罢！不要在此说是非，打在一网里！”众人听了，俱一哄而散。谢石想道：“不好！”遂弃了帐篷，急忙的逃走了。

秦桧陪着高宗回进朝中，辞驾回府，即差家丁去拿那拆字的。家丁忙去拿时，早已不在。再往各处找寻，并无踪迹。一连缉拿了三四日不见影响，只得罢了。

且说秦桧命万俟卨、罗汝楫两个奸贼，终日用极刑拷打岳爷父子、张宪三人招认，已及两月，并无实供，闷闷不悦。这一日，已是腊月二十九日，秦桧同夫人王氏在东窗下向火饮酒，忽有后堂院子传进一封书来。秦桧拆开一看，原来不是书，却是心腹家人徐宁递进来民间的传单——是一个不怕死的白衣，名唤刘允升，写出岳元帅父子受屈情由，挨门逐户的分派，约齐日子，共上民表，要替岳爷伸冤。秦桧看了，双眉紧锁，好生愁闷。王氏问道：“传进来的是什么书？相公看了就这等不悦？”秦桧就将传单递与王氏道：“我只因诈传圣旨将岳飞父子拿来监在狱中，着心腹人万俟卨、罗汝楫两个用严刑拷打，要他把认反叛罪名，今已经两月，竟不肯招。民间俱说他冤屈，想要上民本。倘然口碑传入宫中，岂是儿戏！欲放了他，又恐违了四太子之命，以此疑虑不决。”王氏将传单略看了看，即将火箸在炉中炭灰上写着七个字道：“缚虎容易纵虎难。”秦

桧看了点头道：“夫人之言，甚是有理。”即将灰上的字迹搅抹了。

二人正说之间，内堂院子走进来禀道：“万俟卨老爷送来黄柑在此，与太师爷解酒。”秦桧收了。王氏道：“相公可知这黄柑有何用处？”秦桧道：“这黄柑最能散火毒，故尔送来。可叫丫环剖来下酒。”王氏道：“不要剖坏了！这个黄柑，乃是杀岳飞的刽子手！”秦桧道：“柑子如何说是刽子手？”王氏道：“相公可将这柑子捞空了，写一小票藏在里边，叫人转送与勘官，教他今夜将他三个就在风波亭结果了。一桩事就完结了。”秦桧大喜，就写了一封书，叫丫环将黄柑的瓢去干净了，将书安放在内，封好了口，叫内堂院子交与徐宁，送与万俟卨去。正是：

缚虎难降空致疑，全凭长舌使谋机。

仗此黄柑除后患，东窗消息有谁知？

再说这时节已将岳云、张宪另拘一狱，使他父子不能见面的了。到得除夜，狱官倪完备了三席酒，将两席分送在岳云、张宪房里；将这一席，倪狱官亲送到岳爷房内摆好，说道：“今日是除夜，小官特备一杯水酒，替帅爷封岁。”岳爷道：“又蒙恩公费心！”就走来坐下，叫声：“恩公请坐。”倪完道：“小官怎敢！”岳爷道：“这又何妨？”倪完告坐，就在旁边坐下相陪。饮过数杯，岳爷道：“恩公请便罢。我想恩公一家，自然也有封岁的酒席，省得尊嫂等候。”倪完道：“大人不必记念。我想大人官至这等地位，功盖天下，今日尚然受此凄凉，何况倪完夫妇乎！愿陪大人在此吃一杯。”岳爷道：“如此多谢了。不知外面什么声响？”倪完起身看了一眼道：“下雨了。”岳爷大惊道：“果然下雨了！”倪完道：“不独下雨，兼有些雪，此乃国家祥瑞，大人何故吃惊？”岳爷道：

“恩公有所不知，我前日奉旨进京，到金山上去访那道悦禅师，他说此去临安，必有牢狱之灾，再三的劝我弃职修行。我只为一心尽忠报国，不听他言。临行赠我几句偈言，一向不解，今日下雨，就有些应验了！恐朝廷要去我了！”倪完道：“不知是那几句偈言？帅爷试说与小官听听看。”岳爷道：“他前四句说的是：‘岁底不足，提防天哭。奉下两点，将人荼毒。’我想今日是腊月二十九日，岂不是‘岁底不足’么？恰恰下起雨来，岂不是‘天哭’么？‘奉’下加将两点，岂不是个‘秦’字？‘将人蔡毒’，正是毒我了！这四句已经应验。后四句道是：‘老柑腾挪，缠人奈何？切些把舵，留意风波！’这四句还解不来，大约是要去我的意思。也罢！恩公借纸笔来一用。”

倪完即将纸笔取来。岳爷修书一封，把来封好，递与倪完道：“恩公请收下此书。倘我死后，拜烦恩公前往朱仙镇去。我那大营内，是我的好友施全、牛皋护着帅印；还有一班弟兄们，个个是英雄好汉。倘若闻我凶信，必然做出事来，岂不坏了我的忠名？恩公可将此书投下，一则救了朝廷，二来全了我岳飞的名节，阴功不小！”倪完道：“小官久已看破世情，若是帅爷安然出狱便罢，倘果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小官也不恋这一点微俸，带了家眷回乡去做个安逸人。小官家离朱仙镇不远，顺便将这封书送去便了。”两个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说话。

忽见禁子走来，轻轻的向倪完耳边说了几句。倪完吃了一惊，不觉耳红面赤。岳爷道：“为着何事，这等惊慌？”倪完料瞒不过，只得跪下禀道：“现有圣旨下了！”岳爷道：“敢是要去我了？”倪完道：“果有此旨意，只是小官等怎敢！”岳爷道：“这是朝廷之命，怎敢有违？但是岳云、张宪犹恐有变，你可去叫他两个出来，我自有的处置。”倪完即唤心腹去报知王能、李直，一面请到岳云、张宪。岳爷道：“朝廷旨意下

来，未知吉凶。可一同绑了，好去接旨。”岳云道：“恐怕朝廷要去我们父子，怎么绑了去？”岳爷道：“犯官接旨，自然要绑了去。”岳爷就亲自动手，将二人绑了，然后自己也叫禁子绑起，问道：“在那里接旨？”倪完道：“在风波亭上。”岳爷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那道悦和尚的偈言，有一句：‘留意风波。’我只道是扬子江中的风波，谁知牢中也有什么‘风波亭’！不想我三人，今日死于这个地方！”岳云、张宪道：“我们血战功劳，反要去我们，我们何不打出去？”岳爷喝道：“胡说！自古忠臣不怕死。大丈夫视死如归，何足惧哉！且在冥冥之中，看那奸臣受用到几时！”就大踏步走到风波亭上。两边禁子不由分说，拿起麻绳来，将岳爷父子三人勒死于亭上。

时岳爷三十九岁，公子岳云二十三岁。三人归天之时，忽然狂风大作，灯火皆灭。黑雾漫天，飞沙走石。

后人读史至此，无不伤心惨切，唾骂秦桧夫妻并那些依附权奸为逆者。后人吊岳王诗曰：

金人铁骑荡征尘，南渡安危系此身。

二帝不归天地老，可怜泉下泣孤臣！

又诗曰：

遗恨高宗不鉴忠，感斯墓木撼天风。

赤心为国遭谗没，青史徒修百战功！

又诗曰：

华表松枝向北寒，周情孔思楷模看。

湖波已泄金牌恨，絮酒无人酬曲端。

又诗曰：

忠臣为国死衔冤，天道昭昭自可怜。

留得青青公道史，是非千载在人间。

又诗曰：

双剑龙飞脱宝函，将军扼腕虎眈眈。
奸邪误国忠良死，千古令人恨不甘！

又诗曰：

剑戟横空杀气高，金兵百万望风逃。
自从公死钱塘后，宋室江山把不牢。

又诗曰：

泰山颓倒哲人萎，白玉楼成似有期。
天道朦朦无可问，人心愤愤岂无为？
一生忠义昭千古，满腔豪气吐虹霓。
奸臣未死身先丧，常使英雄泪湿衣！

又诗曰：

报国志躯矢血诚，谁教万里坏长城？
十年愤积龙沙远，一死身嫌泰岱轻。
自愿藏弓虽弱主，何来叩马有书生？
于今墓畔南枝树，犹见忠魂怒未平。

又诗曰：

十二牌来马首东，鄱城憔悴哭相从。
千年宗社孤坟在，百战金兵寸铁空！
径草有灵枝不北，江湖无恙水流东。
堪嗟词客经年过，惆怅遥吟夕照中！

后又有过岳王坟而作者曰：

将军埋骨处，过客式英风。
北伐生前烈，南枝死后忠。
山川戎马异，涕泪古今同。
凄绝封丘草，苍苍落照中！

浙江衢州太学生徐应鹿有祭岳王文云：

呜呼！维王生焉义烈，死矣忠良。恒矢心以攘金虏，

每锐志以复封疆。奇勋未入凌烟之阁，奸计先成偃月之堂。含冤泉壤，地久天长。中原涂炭，故国荒凉。叹狐奔而兔逐，恨狼竞以鸱张！王如在也，必能保全社稷；王今没矣，伊谁力挽颓唐？鰕生才谢，事类参商。方徙薪乎曲突，忽祸起于萧墙。立身迥异于禽兽，含污忍入于犬羊。舍生取义，扶植纲常。来个往古，人谁不死？轰轰烈烈，万古流芳！呜呼！罄南山之竹而书情无尽，决东海之波而流恨难量。王之名，与天地同大；王之德，与日月争光。呜呼哀哉！伏维尚飨。

当时倪完痛哭一场，那王能、李直得知此事，暗暗买了三口棺木，抬放墙外。狱卒禁子俱是一路的，将三人的尸骨从墙上吊出，连夜入棺盛殓。写了记号，悄悄的抬出了城，到西湖边爬开了螺蛳壳，将棺埋在里面。那倪完也不等到天明，当夜收拾行囊，挨出城门而去。

且说万俟卨见那岳爷三人已死，同了罗汝楫连夜来到相府，见秦桧复命。秦桧不胜之喜，又问道：“他临死，可曾说些甚么？”二贼道：“他临死，只说是：‘不听道悦之言，果有风波之险！’小官想此等妖僧，也不可放过了他。再者斩草留根，来春又发。太师爷何不假传一道圣旨，差人前往汤阴，拿捉岳飞的家属来京，一网打尽，岂不了事？”秦桧点头称是，道：“就烦二位出去，吩咐冯忠、冯孝，起身速往相州，捉拿岳飞的家眷，一个不许放走。”二贼领命出府。

秦桧又唤过家人何立来，吩咐道：“你明日绝早起身到金山寺去，请道悦长者来见我，不可被他走脱了！”何立领命，回至家中，对母亲说知：“太师害了岳家父子，又命孩儿前去捉拿道悦和尚，明日即要起身。”老母道：“我儿路上须要小心！”

到了明日，即是绍兴十三年正月初一日。何立只得离了临安，径奔京口而来。在路无话。一日，已到了镇江，就到江口趁着众香客渡到金山上岸。走到寺门口，耳边但听得钟磬声响。许多男男女女，都擎着香烛进去烧香。何立也混在人丛里，进去一看，却原来是道悦和尚正在升座说法。何立就立在大众之中，听他讲经，暗自想：“且听他说完了，骗到临安去，不怕他飞上了天去。”但听得那长老将“梦幻泡影”四个字，已讲得天花乱坠，大众无不齐声念佛。讲了一会，口中吟出一偈，叫大众听者：

吾年三十九，是非终日有。

不为自己身，只为多开口。

何立自东来，我向西边走。

不是佛力大，岂不落人手！

说完，只见他闭目垂眉，就在法座上坐化去了。当下众僧一齐合掌道：“师父圆寂了！”

何立吃了一惊，便扯住了住持道：“我奉秦太师钧旨来请长老，不想竟坐化了，只恐其中有诈。叫我如何回复太师爷？”住持道：“我那位师父能知过去未来，谅你太师爷来请，决无好处，故此登座说偈而逝。这是你自己亲眼见的，有何诈伪？”何立道：“尔等众僧，须要把长老的尸骸烧化了，我方好去回复。不然，须俱要同我去见相爷。”众僧道：“这有何难。”就叫火工道人，即时将柴草搬动，拣一块平地上搭起柴棚，将长老的法身抬在上面，下面点起火来。不一时，烈焰腾空，一声响，直透九霄，结成五色莲花，上面端坐着一位和尚，叫道：“何立！冰山不久，梦景无常！你要早寻觉路，休要迷失本来！你去罢！”说罢，冉冉腾空而去。众僧即将长老骨殖捡出来，装在龕内，始放后山，再拣日安葬。

当日，便请何立到客堂中坐了，整备素斋款待。何立将秦太师陷害岳爷，“因他临死时曾有‘懊悔不听道悦和尚’之言语，故此丞相命我来骗他到临安究治。不道长老果是活佛临凡，已预先晓得坐化去了。方才明明在云端里吩咐我及早修行，奈我有八旬老母在家不能抛撇，待等百年之后，我决意要出家了”。众僧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为人在世，原是镜花水月。小僧们在这金山寺，闲时看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，那一个不是为名？那一只不是为利？常常遭遇风波之险，何曾想到富贵荣华？到后来总是一场春梦！有诗道得好：

从来富贵若浮云，吉凶倚伏信难分。

田地千年八百主，何劳牛马为儿孙？”

何立听了，点头称是。随即别了一众僧人，行下山来，仍旧渡到京口上岸，取路回临安复命。

再说岳夫人一日与媳妇、女儿闲语，张保的妻子洪氏也在旁边。夫人道：“自从孩儿往临安去后，已经一月有余；连张总兵去探听，至今亦无信息，使我日夜不安，心神恍惚。我昨夜梦见元帅转回来，手中擎着一只鸳鸯，未知有何吉凶？”银瓶小姐道：“我昨夜也梦见哥哥同着张将军各抱着一根木头回来，亦未知吉凶如何？”夫人道：“想是你父兄必有不祥之事，故我母女心神惶惑。且叫岳安到外面去请一个圆梦先生来详解详解，看是如何？”当时丫环即到外厢传话，叫岳安去请圆梦先生。岳安去不多时，请了一个王师婆来，见了太夫人并夫人、小姐，磕了头。夫人就道：“岳元帅进京，叫了两个小将军去，并无信息；又因夜梦不祥，故来唤你决断。”王师婆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待吾请下神道来，问他知个端的。”当时就将一张桌子摆在中间，明晃晃点起两枝蜡烛，焚起一炉香来。王师婆书符念咒。李夫人跪下，祷告了一番。停了多时，但见王师婆忽

然两眼直竖，取过一根棒来乱舞了一回，大声道：“我乃弈游神是也！请我来做什么？快说快说！”吓得李夫人战战兢兢的跪下道：“只因丈夫岳飞钦召进京，连我儿岳云、张宪，至今一月有余，并无音耗，特求尊神指示明白！”王师婆道：“没事没事。有些血光之灾，见了就罢。”夫人道：“奴家昨夜梦见丈夫手擎鸳鸯一只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王师婆道：“此乃拆散鸳鸯也。”银瓶小姐亦跪下道：“小奴家亦梦见哥哥同张将军各抱一木回来，未知如何况？”王师婆道：“人抱一木，是个‘休’字，他两人已休矣。快烧纸，快烧纸，吾神去也！”说罢，那王师婆一交跌倒在地。正是：

邪正请从心内判，疑神疑鬼莫疑人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62 回

韩家庄岳雷逢义友

七宝镇牛通闹酒坊

诗曰：

秋月春风似水流，等闲白了少年头。

功名富贵今何在？好汉英雄共一丘！

对酒当歌须慷慨，逢场作乐任优游。

红尘滚滚迷车马，且向樽前一醉休。

这首诗，乃是达人看破世情，劝人不必认真，乐得受用些春花秋月，消磨那些岁月光阴。不信，但看那岳元帅做到这等大官，一旦被秦桧所害，父子死于狱中。兀自不肯饶地，致使他一家离散，奔走天涯。倒不如周三畏、倪完二人弃职修行，飘然物外。闲话休说。

那王师婆跌倒地下，停了一会，爬起身来，对着李夫人道：“我方才见一个神道，金盔金甲，手执钢鞭，把我一推，我就昏昏的睡去了，不知神道怎么样去了。”夫人就将适来之事说了一遍。王师婆道：“夫人，小姐们，且请放心！吉人自有天相。我那里隔壁有个灵感大王，最有灵验。明日夫人可到那里去烧烧香，就许个愿心，保佑保佑，决然无事的。”夫人赏了王师婆五钱银子，王师婆叩谢辞别，自回去了。

夫人同着巩氏夫人、银瓶小姐正在疑疑惑惑，忽见岳雷、

岳霆、岳霖、岳震，同着岳云的儿子岳申、岳甫一齐走来。岳震道：“母亲，今日是元宵佳节，怎不叫家人把灯来挂挂？到了晚间，母亲好与嫂嫂、姐姐赏灯过节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这娃子一些事也不晓。你父亲进京，叫了你哥哥同张将军去，不知消息。前日张总兵去打听，连他也没有信息，还有什么心绪，看什么灯！”五公子听了，就走过了一旁。二公子岳雷走上来说道：“母亲放心！待孩儿明日起身往临安，到爹爹那里讨个信回来就是。”夫人道：“张总兵去了，尚无信息。你小小年纪，如何去得？”

当时夫人、公子五人在后堂闲讲，只见岳安上前禀道：“外面有个道人，说有机密大事，必要面见夫人。小人再三回他，他总不肯去。特来禀知。”夫人听来，好生疑惑，就吩咐岳雷出去看来。岳雷到门首，见了道人问道：“师父何来？”道人也不答话，竟一直走进来。到了大厅上，行了一个常礼，问道：“足下何人？”二公子道：“弟子岳雷。”道人道：“岳飞元帅，是何称呼？”岳雷道：“是家父。”道人道：“既是令尊，可以说得。我非别人，乃是大理寺正卿周三畏。因秦桧着我勘问令尊，必要谋陷令尊性命，故我挂冠逃走。后来只令万俟卨严刑拷打，令尊不肯招认。闻得有个总兵张保撞死在狱中。”里边女眷其时俱在屏门后听着，洪氏心中先悲起来了。及至周三畏说到“去年腊月二十九日，岳飞元帅父子三人屈死在风波亭上”这一句，那些众女眷好似猛然半天飞霹雳，满门头顶失三魂，一家男男女女尽皆痛哭起来。周三畏道：“里面夫人们，且慢高声啼哭！我非为报信而来，乃是为存元帅后嗣而来。快快端正逃难！钦差不久便来拘拿眷属，休被他一网打尽！贫道去了。”夫人们听得，连忙一齐走出来道：“恩公慢行，待妾等拜谢。”夫人就同着一班公子跪下拜谢。周三畏也

连忙跪下答拜了，起来道：“夫人不要错了主意，快快打发公子们逃往他乡，以存岳氏香火！贫道就此告别了！”公子们一齐送出大门，回至里面痛哭。

夫人就叫媳妇到里边去，将人家所欠的账目共众家人们的身契尽行烧毁，对众家人道：“我家大老爷已死，你们俱是外姓之人，何苦连累？着你们众人趁早带领家小，各自去投生罢。”说罢，又哭将起来。众公子、媳妇、女儿并洪氏母子，一齐哭声震天。那岳安、岳成、岳定、岳保四个老家人，对众人道：“列位兄弟们，我们四人情愿保夫人、小姐、公子们一同进京尽义。你们有愿去者，早些讲来；不愿者，趁早投生。不要临期懊悔，却就迟了。”只听众家人一道：“不必叮咛，我等情愿一同随着进京去，任凭那好贼要杀要剐，也不肯替老爷出丑的。”岳安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！”便道：“夫人不必顾小人们，小人们都是情愿与老爷争光的。只有一件大事求定，请夫人先着哪位公子逃往地方避难要紧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们虽是这样讲，叫我儿到何处安身？”岳安道：“老爷平日岂无一二好友？只消夫人写封书，打发哪位公子去投奔他，岂有不留之理？”夫人哭叫岳雷：“你可去逃难罢！”岳雷道：“母亲另叫别个兄弟去，孩儿愿保母亲进京。”岳安道：“公子不要推三阻四，须要速行！况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。难道老爷有一百个公子，也都要被奸臣害了么？须要走脱一两位，后来也好收拾老爷的骸骨。若得报仇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。太夫人快快写起书来，待小人收拾些包裹银两，作速起身，休得误了。”当时，岳安进去取了些碎银子，连衣服打做一包，取件旧衣替公子换了。夫人当即含泪修书一封，递与岳雷道：“我儿，可将此书到宁夏，去投宗留守宗方；他念旧交，自然留你。你须要与父亲争气！一路上须要小心！”公子无奈，拜辞

了母亲、嫂嫂，又别了众兄弟、妹子，大家痛哭。众公子送出大门，回进里边静候圣旨，不提。

且说藕塘关牛皋的夫人所生一子，年已十五，取名牛通。生得身面俱黑。满脸黄毛，连头发俱黄，故此人取他个绰号，叫做“金毛太岁”。生得来千斤膂力，身材雄伟。那日正月初十，正值金总兵生日，牛夫人就领了牛通来到后堂。牛夫人先拜过了姐夫、姐姐，然后命牛通来拜姨爹、姨母的寿。金爷就命他母子二人坐了。少停摆上家宴来，一同吃着庆春寿酒。闲叙之间，金总兵道：“我看内侄年纪长成，武艺也将就看得过。近闻得岳元帅钦召进京，将帅印托付他父亲掌管。贤内侄该到那边走走，挣个出身。但是我昨日有细作来报，说是：‘岳元帅被秦桧陷他谋反大罪，去年腊月二十九日已死于狱中。’因未知真假，已命人又去打听。待他回来，便知的实也。”牛夫人吃惊道：“呀！若是谋叛逆臣，必然抄尽杀绝，岳氏一门休矣！何不使牛通前往相州，叫他儿子到此避难，以留岳氏一脉？未知姐夫允否？”金总兵道：“此事甚好。且等探听回来，果有此事，就着侄儿去便了。”牛夫人道：“姐夫差矣！相州离此八九百里，若等细作探回，岂不误事？”牛通接口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事不宜迟，孩儿今日连夜往汤阴去，若是无事，只算望望伯母；倘若有变，孩儿就接了岳家一个兄弟来，可不是好？”金爷道：“也等明日准备行李马匹，叫个家丁跟去方是。”牛通道：“姨爹，亏你做了官，也不晓事！这是偷鸡盗狗的事，那要张皇？我这两只脚怕不会走路，要甚马匹！”牛夫人喝道：“畜生！姨爹面前敢放肆大声叫喊么！就是明日着你去便了。”当时吃了一会酒，各自散去。

牛通回到书房，心中暗想：“‘急惊风，偏撞着慢郎中！’倘若岳家兄弟俱被他们拿去，岂不绝了岳氏后代！”等到了黄

昏时候，悄悄的收拾了一个小包裹背着，提了一条短棒，走出府门，对守门军士道：“你可进去禀上老爷，说我去探个亲眷，不久便回，夫人们不要挂念。”说罢，大踏步去了。那守门军士哪里敢阻挡他，只得进来禀知金总兵。金总兵忙与牛夫人说知，连忙端整些衣服银两，连夜着家人赶上，哪里赶得着，家人只得回来复命，说：“不知从哪条路去了！”金节也只得罢了。

那牛通晓行夜宿，一路问信来到汤阴。直至岳府，与门公说知，不等通报，竟望里边走。到大厅上，正值太夫人一家在厅上。牛通拜毕，通了姓名。太夫人大哭道：“贤侄呀，难得你来望我！你伯父与大哥被奸臣所害，俱死在狱中了！”牛通道：“老伯母不要啼哭！我母亲因为有细作探知此事放心不下，叫侄儿来接一位兄弟，到我那边去避难。大哥既死，快叫二兄弟来同我去。倘圣旨一到，就不能走脱了！”夫人道：“你二兄弟已往宁夏，投宗公子去了。”牛通道：“老伯母不该叫兄弟到那里去，这边路程遥远，哪里放心得下！不知二兄弟几时出门的？”夫人道：“是今日早上去的。”牛通道：“这还不打紧，侄儿走得快，待侄儿去赶着他，就同他到藕塘关去，小侄也不回来了。”说罢，就辞别了夫人。出府门来，问众家人道：“二公子往那一条路去的？”家人道：“望东去的。”牛通听了，竟也投东追赶。

且说那钦差冯忠、冯孝，带了校尉离了临安，望相州一路进发。不一日，到了汤阴岳府门首，传令把岳府团团围住，岳安慌忙禀知夫人。夫人正待出来接旨，那张保的儿子张英——年纪虽只得十三四岁，生得身长力大，满身尽是疙瘩，有名的叫做“花斑小豹”——上前对夫人道：“夫人且慢，待我出去问个明白了来。”就几步走到门口。那些校尉乱嘈嘈的，

正要打进来。张英大喝一声：“住着！”这一声，犹如半天中起了个霹雳，吓得众人俱住了手。冯忠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张英道：“我乃马前张保之子张英便是。若犯了我的，莫说你这几个毛贼，就是二三千兵马，也不是我的心事！但可惜我家太老爷一门俱是忠孝之人，不肯坏了名节，故来问你一声。”冯忠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不知张掌家有何话说？”张英道：“你们此来，我明知是奸臣差你们来拿捉家属。但不知你们要文拿呢，还是要武拿？”冯忠道：“文拿便怎么？武拿又怎么？”张英道：“若是文拿，只许一人进府，将圣旨开读，整備车马，候俺家太夫人、夫人及小人等一门家属起身。若说武拿，定然用囚车镣铐，我却先把你这几个狗头活活打死，然后自上临安面圣。随你主意，有不怕死的就来！”说罢，就在旁边取过一根门闩，有一二尺粗细，向膝盖上这一曲，曲成两段，怒冲冲的立住在门中间。众人吃了一吓，俱吐出了舌头缩不进去。冯忠看来不搭对，便道：“张掌家息怒！我们不过奉公差遣，只要有人进京去便罢了。难道有什么冤仇么？相烦张掌家进去禀知夫人，出来接旨。我们一面着人到地方官处，叫整備车马便了。”

张英听了，就将断闩丢在一边，转身入内，将钦差的话禀明夫人。夫人道：“也难得他们肯用情，可端正三百两银子与他。我们也多带几百两，一路去好做盘缠。”夫人出来接了圣旨，到厅上开读过了，将家中收拾一番，府门内外重重封锁。一门老少共有三百多人，一齐起程。那汤阴县官将封皮把岳府府门封好。看那些老少乡民，男男女女，哭送之声惊天动地。岳氏一家家属自此日进京，不知死活存亡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那二公子岳雷离了汤阴，一路上凄凄凉凉。一日行到一个村坊上，地名七宝镇，甚是热闹。岳雷走进一个店中坐

定，小二就上来问道：“客人还是待客，还是自饮？”岳雷道：“我是过路的，胡乱吃一碗就去。有饭索性拿一碗来，一总算账。”那小二应声：“晓得”，就去暖了一壶酒来，摆上几色菜，连饭一总搬来放在桌子上。公子独自一个吃得饱了，走到柜上，打开银包，放在柜上，叫声：“店家，该多少，你自称去。”主人家取过一锭银子要夹。不想对门门首站着一个人，看见岳雷年纪幼小，身上虽不甚华丽，却也齐整，将这二三十两银子摊在柜上，就心里想道：“这后生是不惯出门的，若是路近还好，若是路远，前途去，岂不要把性命送了！”岳雷还了酒饭钱，收了银包，背了包裹将行。却见对门那个人走上前来，叫声：“客官且慢行！在下就住在前面，转弯几步就是，乞到小庄奉茶，有言语相告。”岳雷抬头一看，但见那人生得面如炭火，细目长眉，颌下微微几根髭须，身上穿得十分齐整，即忙答道：“小子前途有事，容他日来领教。”店主人道：“小客人！这位员外是此地有名的财主，最是好客的。到他府上去聊聊不妨。”岳雷道：“只是不当轻造！”员外道：“好说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在下就此引道。”

当时员外在前，岳雷在后，走过七宝镇，转弯来到了一所大庄院，一同进了庄门。到得大厅上，岳雷把包裹放下，上前见礼毕，分宾主坐下。员外便问：“仁兄贵姓大名？仙乡何处？今欲何往？”岳雷答道：“小子姓张名龙，汤阴人氏，要往宁夏探亲。不敢动问员外尊姓贵表？有何见谕？”员外道：“在下姓韩名起龙，就在此七宝镇居住。方才见仁兄露了财帛，恐到前途去被人暗算，故此相招。适闻仁兄贵处汤阴，可晓得岳元帅家的消息么？”岳雷见问，便答道：“小子乃寒素之家，与帅府不相闻问，不知甚么消息？”一面说，不觉眼中流下泪来。起龙见了，便道：“仁兄不必瞒我！若与岳家有甚瓜葛，